

“一带一路”与中亚沿线枢纽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思考

蒿 琪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成功推进有赖于中国与中亚沿线国家，尤其是枢纽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在中亚的沿线枢纽国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对接，中哈可以在基础设施、产能和金融三个领域开展重点合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行动战略”对接，中乌可以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农业四个领域开展重点合作。“一带一路”与哈乌发展战略对接不仅可以推动哈乌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枢纽，而且有助于应对新冠疫情给中国与哈乌经济合作带来的挑战。但战略对接还需要引导俄罗斯共同对接中亚沿线枢纽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枢纽国家 发展战略对接

[作者简介] 蒿琨，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中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次区域之一。“一带一路”规划的“六廊”中的两个——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都经过中亚。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成功推进。这有赖于中国与中亚沿线国家就其发展战略进行政策沟通，尤其是将“一带一路”与中亚沿线枢纽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本文在梳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联系的基础上，试图在以下领域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将分析“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行动战略”的对接。其次，本文将对“一带一

路”与哈乌这两个中亚沿线枢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进行总体思考,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顺利推进提供启示。此外,本文也将分析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给“一带一路”与哈乌发展战略对接带来的挑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发展

2013年以来,中亚五国陆续与中国达成共建“一带一路”共识,并签署了相关合作文件。中国与土库曼斯坦于2014年5月签署《关于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哈萨克斯坦于2014年12月和2016年9月分别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与乌兹别克斯坦于2015年6月签署《关于在落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扩大互利经贸合作的议定书》,与塔吉克斯坦于2015年9月签署《关于编制中塔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吉尔吉斯斯坦于2018年6月签署《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而且,截至2020年12月,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其他四个中亚国家都已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正式成员国。

对中亚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已经或即将给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首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给中亚国家带来了交通上的互联互通。五个中亚国家都处于内陆地区,既没有出海口,也不靠近主要的海上航线。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属于“双内陆”国家,即不仅自身无出海口,而且五个邻国也均是内陆国。这极大地影响了中亚五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帮助中亚国家修建铁路和公路,促进了跨越中亚的洲际陆路交通网络的形成,降低了中亚国家的物流运输成本。其次,“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将增加中亚国家的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截至2020年初,中国的投资已为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超过2万个就业岗位。^① 哈萨克斯坦每年将从过境货物运输中获得50亿美元的中转费。^② 最后,

^① Oleg Limanov, “Uzbekistan-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s://cabar.asia/en/uzbekistan-china-relations-during-the-covid-19-pandemic#_ftn2.

^② Roie Yellinek, “The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https://www.e-ir.info/2020/02/14/opinion-the-impact-of-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on-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

“一带一路”将为中亚五国带来更广泛的合作,助推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些跨国项目将有助于增进中亚国家之间的联系,缓解紧张关系,为目前处于萌芽状态的中亚一体化提供新的契机。

2013年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取得较好成绩。从双边贸易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额存在波动,但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而且中国在这五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额为502.74亿美元(见表1和图1),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2013~2019年,由于双方最大宗的贸易产品——油气和资源类产品的国际价格出现波动,双方贸易额受影响,但总体呈恢复性增长态势。2019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亚五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201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为463.4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①但在中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却较大。2019年,中哈、中吉、中塔和中乌贸易额分别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5%^②、26.4%^③、14.6%^④和18.1%^⑤。近年来,中国作为中亚五国稳定的贸易伙伴和能源资源购买方,是其最理想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中亚五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方式日益丰富。^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2851396/index.html。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25页。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版)》.pdf,第29页。

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塔吉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30页。

⑤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27页。

⑥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第21页。

表1 2013~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0年比重
哈萨克斯坦	285.96	224.39	142.97	130.93	180.01	198.86	219.91	214.47	55.63%
吉尔吉斯斯坦	51.38	52.98	43.42	56.76	54.48	56.12	63.46	29.01	7.52%
塔吉克斯坦	19.58	25.17	18.49	17.56	13.71	15.05	16.74	10.63	2.76%
土库曼斯坦	100.31	104.70	86.45	59.02	69.43	84.36	91.17	65.16	16.90%
乌兹别克斯坦	45.51	42.76	34.97	36.14	42.24	62.68	72.14	66.29	17.19%
中亚五国合计	502.74	450	326.3	300.41	359.87	417.07	463.42	385.56	100%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整理制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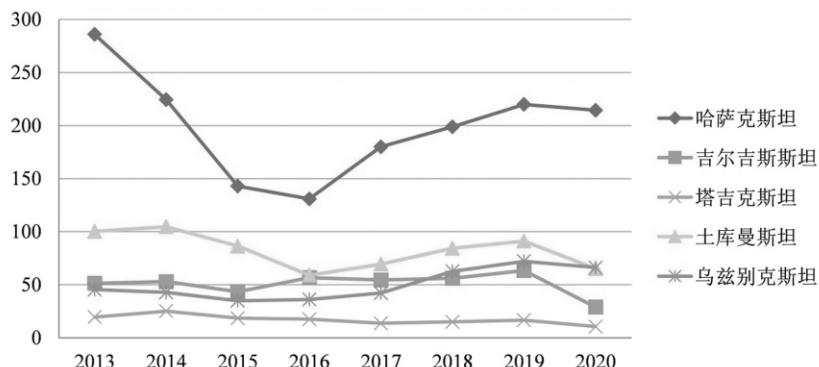


图1 2013~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比较(单位:亿美元)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整理制作。^②

① 2013年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2014~2020年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4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10279/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5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10690/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6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632008/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7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1421252/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8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2278978/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2851396/index.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0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cw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515719/index.html>。

② 同上。

表2 2013~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比重
哈萨克斯坦	8.11	-0.40	-25.10	4.88	20.70	1.18	7.86	17.23	44.67%
吉尔吉斯斯坦	2.03	1.08	1.52	1.59	1.24	1.00	2.16	10.62	27.53%
塔吉克斯坦	0.72	1.07	2.19	2.72	0.95	3.88	0.70	12.23	31.71%
土库曼斯坦	-0.32	1.95	-3.15	-0.24	0.47	-0.38	-0.93	-2.6	-6.74%
乌兹别克斯坦	0.44	1.81	1.28	1.79	-0.76	0.99	-4.46	1.09	2.83%
中亚五国合计	10.98	5.51	-23.26	10.74	22.6	6.67	5.33	38.57	100%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49~50页。

从直接投资来看,2013年以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有了新的突破(见表2、表3和图2)。在直接投资流量方面,中国在2013年度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0.98亿美元,在2017年度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2.6亿美元这一最高值。尽管中国在2013~2019年间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存在波动,但总金额仍达到38.57亿美元。在直接投资存量方面,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截至2013年末为88.93亿美元,截至2019年末增加到142.23亿美元。

表3 2013~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9年末比重
哈萨克斯坦	69.57	75.41	50.95	54.32	75.61	73.41	72.54	51.00%
吉尔吉斯斯坦	8.86	9.84	10.71	12.38	12.99	13.93	15.50	10.90%
塔吉克斯坦	5.99	7.29	9.09	11.67	16.16	19.45	19.46	13.68%
土库曼斯坦	2.53	4.48	1.33	2.49	3.43	3.12	2.27	1.59%
乌兹别克斯坦	1.98	3.92	8.82	10.58	9.46	36.90	32.46	22.82%
中亚五国合计	88.93	100.94	80.90	91.44	117.65	146.81	142.23	100%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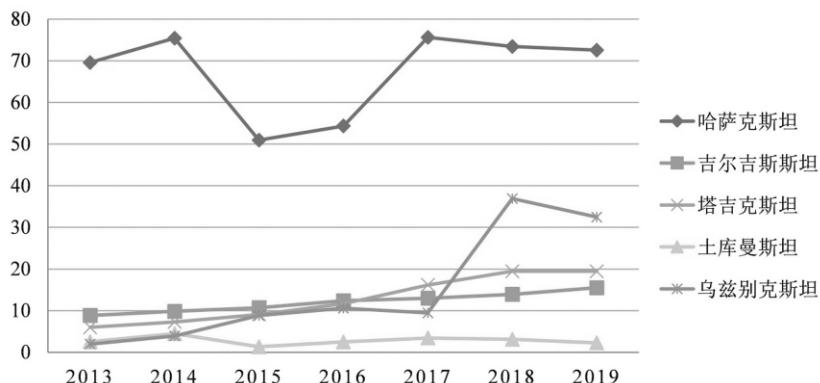


图2 2013~2019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

表4 2019年中亚五国经济、人口、军费、贸易和投资数据及其所占地区比重

类别 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① (亿美元)		人 口 数 量 ^② (万)	军 费 支 开 (百 万 美 元) ^③	双边经贸 (亿美元)		在中亚五国国内 生产总值总额中 的占比(%)		在 中 亚 五 人 口 数 的 比 中 占 比 (2019 年)	中 五 国 军 费 支 开 总 额 中 占 比 (2017 年)	在 中 亚 五 国 总 军 费 支 开 总 额 中 占 比 (%)	双边经贸在中国 与中亚五国经贸 总额中的占比 (%)	
	国内生 产总值 (MER)	国内生 产总值 (PPP)			双边贸 易额 ^④	中国投 资额 ^⑤	国内生 产总值 (MER) (%)	国内生 产总值 (PPP) (%)				双边贸 易额 (2019 年)	中国直 接投资 存 量 (截 至 2019 年)
哈萨克斯坦	1703.26	5376.64	1855.1	1390	219.91	72.54	57.95	52.92	25.34	31.31	47.45	51.00	
吉尔吉斯斯坦	82.61	259.15	641.6	120	63.46	15.50	2.81	2.55	8.76	2.70	13.69	10.90	
塔吉克斯坦	81.52	333.51	932.1	220	16.74	19.46	2.77	3.28	12.73	4.95	3.61	13.68	
土库曼斯坦	466.74	1218.85	594.2	960	91.17	2.27	15.88	12.00	8.12	21.62	19.67	1.59	
乌兹别克斯坦	604.90	2972.22	3298.2	1750	72.14	32.46	20.58	29.25	45.05	39.41	15.57	22.82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发布的数据整理制作。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Edition,"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2/weodata/index.aspx>.

② UN DESA,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 pdf, pp. 24 ~ 26. 2019年的人口数据为“中等变量”预测。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2019 Edition," <https://www.state.gov/world-military-expenditures-and-arms-transfers-2019/>.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302276/2851396/index.html>.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

本文选取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枢纽国家。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体量、贸易和投资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而且“一带一路”倡议最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并得到其政府的积极回应和持续关注。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规模远高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中亚五国中处于第二位,军力和军费开支在中亚五国中均排名第一(见表4)。

二、“一带一路”与哈“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的对接

2014年11月11日,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旨在推动国内交通、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和体制的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该计划分5年实施,共需投资60万亿坚戈,其中国家财政投入占15%,涵盖7个方面,即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公共设施、加强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和商业发展。^①

在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哈萨克斯坦以首都努尔苏丹(阿斯塔纳)为中心,建设辐射全国各区域中心的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网络。哈萨克斯坦要建设的主要道路项目包括中国西部—西欧、阿斯塔纳—阿拉木图、阿斯塔纳—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阿斯塔纳—阿克托别—阿特劳、阿拉木图—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卡拉干达—热兹卡兹甘—克孜勒奥尔达和阿特劳—阿斯特拉罕(俄罗斯境内)。哈萨克斯坦还将继续建设东部的物流枢纽和西部的里海港口设施。里海东海岸的库雷克港建成后将为大型渡轮服务,波勒加克特—叶尔萨依铁路建设也将有助于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港口向西方出口。^②

^① “The Address of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 Nazarbayev to the People of Kazakhstan,” <http://www.akorda.kz/en/addresses/the-address-of-president-of-the-republic-of-kazakhstan-nnazarbayev-to-the-people-of-kazakhstan-november-11-2014>.

^② 祁怀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2019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实施《2020~2025年“光明大道”国家规划》。该规划将建设、改造和维修2.1万公里国家级公路,路况良好率达到100%,维修2.7万公里地方公路,路况良好率达到95%,实施112个基础设施项目,创造55万个长期及临时性工作岗位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设13座新机场。^①

中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对接,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三个领域重点开展工作。第一,强化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帮助其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中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正在形成过境哈萨克斯坦的洲际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目前中国过境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运输走廊有三条,第一条是欧亚大陆桥,即从中国过境哈萨克斯坦,通往俄罗斯和欧洲;第二条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运输走廊,通往伊朗和波斯湾;第三条是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加索地区国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欧洲国家运输走廊。^② 2017年6月,中哈两国启动亚欧跨境运输,以连云港和“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为重要枢纽节点的中哈亚欧跨境运输正式开始。^③ 哈方正在借此打通面向太平洋的“铁水联运”,以使其丰富的能源及矿产品远销东亚,并降低来自东亚的工业产品的运输成本。未来,中哈两国可以采取政府合作投资和企业承建的方式,推动中国制造业和工程企业赴哈投资和参建基础设施。^④

中哈基础设施联通的作用正在显现。2020年,中欧班列共开行1.24万列,^⑤其中有9679列经新疆进出境^⑥并途经哈萨克斯坦。未来哈萨克斯坦将继续大力发发展铁路集装箱运输,深挖“双西公路”^⑦和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等国际通道的潜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24页。

^②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对接顺利》,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605/c1002-29318746.html。

^③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公司简介》,http://www.zhong-ha.com/Home/AboutUs.aspx。

^④ 韩璐《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推进:成就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3页。

^⑤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http://www.chinairailway.com.cn/xwzx/ywsl/202101/t20210104_111518.html。

^⑥ 符晓波《2020年经新疆进出境中欧班列创新高》,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03/c_1126941028.htm。

^⑦ “双西公路”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俄罗斯圣彼得堡。

力,打造连接欧亚的国际交通多式联运体系。

第二,强化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产能合作,帮助其实现经济转型。目前能源资源开采在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加工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占比较低。2010~2017年,哈萨克斯坦年平均自然资源租金(nature resource rent)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9.3%,其中,仅石油租金(年平均)一项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2%,^①而世界各国年平均自然资源租金和石油租金仅分别占各国内外生产总值的3.3%和1.9%。^②哈萨克斯坦政府也认识到本国需要尽早建立更加多元化和更有弹性的产业结构。从中哈各自重点发展的产业来看,中哈两国至少在建材(如水泥和玻璃等)、交通工具及其配件和农业等行业领域有广泛合作空间。中哈已经联合开展的产能合作项目有助于帮助哈萨克斯坦实现经济转型,摆脱原料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可以把自己先进的富余产能与哈萨克斯坦的需求对接。截至2019年底,中哈双方共举行17次产能与投资合作对话会,确定重点项目55个,总投资金额近280亿美元。其中,2017年已完工项目4个,投资金额1.43亿美元,2018年开工项目11个,投资金额约71亿美元,还有11个项目计划开工建设,投资金额超过44亿美元。^③就能源领域的合作而言,中哈合作需要深入到能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国投入技术帮助哈萨克斯坦升级改造生产环节,从而激活整个产业链,实现能源深加工。^④

中哈开展产能合作时,要注意哈萨克斯坦脆弱的生态环境,避免加剧当地的污染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铁和水泥生产可能成为新的环境污染源,因此哈萨克斯坦有关专家担心中国在其境内建设的钢铁厂和水泥厂可能加剧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新建的工厂应立足于技术创新,确保中

^① The World Bank, “Total Natural Resources Rents (% of GDP): Kazakhsta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TOTL.RT.ZS?locations=KZ>; The World Bank, “Oil Rents (% of GDP): Kazakhsta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ETR.RT.ZS?locations=KZ>.

^② The World Bank, “Total Natural Resources Rents (% of GDP),”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totl.rt.zs>; The World Bank, “Oil Rents (% of GDP),”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ETR.RT.ZS>.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28页。

^④ 任琳《“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在关心什么》,《世界知识》2016年第10期,第63页。

国转移过去的生产设施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第三,拓展中哈两国间的投资和金融合作。中哈投资合作领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潜在问题。一是哈萨克斯坦部分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不够规范。中国需积极倡导中哈双边投资透明化和规范化,鼓励哈萨克斯坦企业通过合法规范的途径在华投资,同时保障哈萨克斯坦投资者在华合法权益。二是哈萨克斯坦有征收超额利润税的规定。如果外资企业当期会计年度净收入与可扣除支出的比率超过25%,哈萨克斯坦政府则按0~60%的比例征收超额利润税。^①这使得中国投资者在缴纳高额税收后所剩下的投资收益十分有限。

哈萨克斯坦金融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相比显得更为严重。哈萨克斯坦私营部门的国内信用约为40%,远低于国际标准。^②金融行业欠发达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构成障碍,限制了潜在的投资,因此哈萨克斯坦需要在加强金融部门管理的同时,满足新出现的各种机构,如非银行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和其他市场行为体的多样化金融需求。这有助于哈萨克斯坦实现“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的第七方面,即扶持中小企业及其商务活动。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于2015年建立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积极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中资银行的支行。此外,中国还可以帮助哈萨克斯坦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除“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欧亚合作基金外,中国还可以设立专门领域的开发基金,例如能源矿产开发基金和农业合作专项基金等,为中哈多领域项目合作提供多层次金融支持。^③

三、“一带一路”与乌“发展行动战略”的对接

2017年2月7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核准了《2017~2021年乌

① 张栋、邵杨、董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产能合作研究》,《欧亚经济》2019年第2期,第78页。

② OECD,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f Kazakhstan: Volume 1. Initial Assessment,” pdf, p. 36.

③ 祁怀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兹别克斯坦五大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简称《发展行动战略》)。^①该战略计划分五个阶段实施。政府将根据当年宣布的主题,核准每个阶段专门的国家年度执行方案。

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行动战略”确定了其国家发展的五个具体优先领域,^②即完善国家和社会体系建设;确保法治并进一步改革司法体系;经济发展及其自由化;发展社会领域,确保安全、族裔间和谐和宗教宽容;实施平衡、互利和建设性的外交政策。乌兹别克斯坦在第三个优先领域中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如实施积极的投资政策,建设交通联通和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旅游产业,升级旅游基础设施;更好地发展道路交通基础设施。^③依照UP—4947号法令,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由总统领导的国家行动战略执行委员会,负责确定今后5年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协调“发展行动战略”的实施,乌兹别克斯坦还设立了非政府组织“发展战略”中心。^④

“发展行动战略”实施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9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取消实行了20多年的外汇管制政策,以增强竞争力和市场效率,推动经济增长。^⑤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和工业部统计数据,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⑥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乌兹别克斯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第69位(得分69.9)。^⑦这是该国近年来营商环境的最好排名,表明其营商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行动战略”对接的重点领域包括

^① “Uzbekistan’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17–2021 Has Been Adopted Following Public Consultation,” <http://tashkenttimes.uz/national/541-uzbekistan-s-development-strategy-for-2017-2021-has-been-adopted-following->; United Nations in Uzbekistan, “Uzbekistan’s Action Strategy in Line with SDGs,” <http://www.un.uz/eng/news/display/206>.

^② “Uzbekistan’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17–2021 Has Been Adopted Following Public Consultation,” <http://tashkenttimes.uz/national/541-uzbekistan-s-development-strategy-for-2017-2021-has-been-adopted-following->

^③ Ibid.

^④ Uzbek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zbekistan Establishes Development Strategy Center,” <https://mfa.uz/en/press/news/2017/02/10256/>.

^⑤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Broad-based Upturn, but for How Long?” pdf, p. 93.

^⑥ “Uzbekistan’s Economy Grows 5.5 pct in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1/06/c_138683077.htm.

^⑦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 pdf, p. 4.

以下四方面。第一，强化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属于“双内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其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投资委员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投资委员会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乌正致力于推动建立连接两国的高效交通走廊，包括建设连接两国的最便捷的铁路和公路通道。2016年2月，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9.2公里，被称为“中亚第一长隧道”。^① 安格连—帕普铁路建成后，将改变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运输需绕道他国的窘境，对于其发展经济和对外联通有着重要意义。

中吉乌三国对于建设中吉乌铁路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中吉乌铁路是将货物从中国运输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路线，与目前既有线路相比，货运路程将缩短900公里，节省时间7~8天。^② 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目前其联通中国的铁路线路需绕道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然后到达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这一路线的运输费用预计比中吉乌铁路高出20%。^③ 2020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指出，由于疫情导致陆地边境封锁，经济发展和食品安全都受到威胁，因此需要发掘过境运输潜力，中吉乌铁路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极端重要。^④ 2018年5月，中吉乌铁路三方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和中吉乌铁路三方联合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举行。2020年12月，中吉乌铁路投融资工作组召开线上工作会，三方就中吉乌铁路投融资和运营模式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第二，努力扩大中乌双边贸易规模，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乌兹别克斯坦

^① 沙达提《中企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隧道顺利贯通》，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25/c_1118161812.htm。

^② 《中吉乌铁路将是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5125.shtml>。

^③ Chris Devonshire-Ellis “Awaiting on Kyrgyzstan to Allow China’s Railway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o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silkroadbriefing.com/news/2020/12/10/awaiting-on-kyrgyzstan-to-allow-chinas-railway-through-central-asia-and-to-the-middle-east/>.

^④ “Jeenbekov: 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 Railwa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Us,” <https://kun.uz/en/news/2020/07/18/jeenbekov-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railway-is-extremely-important-for-us>.

的人口超过3000万,拥有中亚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通过该国可以联通中亚和拥有约9000万人口的阿富汗、约3亿人口的独联体和西亚市场。^①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其他11个成员国签署了自贸协议,其商品可以免税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2015年以来,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②但两国经贸关系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是中乌两国互不接壤,航空运输运量小且成本高,公路和铁路运输必须经过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运输时间长且手续烦琐。二是乌兹别克斯坦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较高,贸易壁垒严重。三是乌兹别克斯坦新政策层出不穷,常出现新出台的政策与已有政策相矛盾和冲突的现象。

未来,要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和实现双边贸易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中乌需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制造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乌兹别克斯坦在棉花作物、金铜银铀等原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第三,中乌积极开展投资合作的同时做好风险评估。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其投资基本上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化工和通信技术及建材等领域(见表5)。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力资源丰富,对发展工业的需求迫切。中国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工艺和生产能力向乌兹别克斯坦转移,与其开展投资合作。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的重点可以放在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机械制造、电信产品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并共同开拓中亚、独联体及西亚市场。在开展中乌投资合作时,中乌要形成双边投资合作的良性互动。在利用中国信贷资金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企业须加强协调,归口管理,提出既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求又符合中国竞争优势的项目。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需要为本国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保证,包括贷款的预付款和项目配套资金等,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③中国企业一方面要深入分析乌兹别克斯坦的行业发展情况及相关贸易、投资和税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扎实做好投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也要遵

^① [乌]达尼亞爾·庫爾班諾夫、諾·努爾馬托夫《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吸引力和乌中合作的前景》,http://www.chinapictorial.com.cn/ch/se/txt/2016-12/05/content_731933.htm。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Uzbekistan,”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61.pdf.

^③ [乌]Nasrullaev Oybek《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方贸易关系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0页。

守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法规,办妥一切应办的手续,按正常程序办事,不能轻信合作方口头承诺,要寻找正规可靠的合作伙伴。^①

表 5 2013 年以来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投资项目

投资领域	投资项目	主要投资(合作)内容
基础设施领域	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	2016年2月,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9.2公里,被称为“中亚第一长隧道”。
	水电站改造	2017年11月,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签约乌兹别克斯坦三座水电站(下博兹苏伊14号、塔什干9号、沙赫里汉)改造项目。
	天然气管道建设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已建成)和D线(在建)全部过境乌兹别克斯坦。
能源和矿产领域	煤矿开采企业现代化改造	2018年5月,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工程总承包模式承揽的沙尔贡煤矿现代化改造项目开工,合同总造价为9450万美元。
	卡拉库利气田	2018年8月,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子公司承建的卡拉库利气田项目全面投产。
化工领域	安格连橡胶厂	2018年7月,中国保利集团承建的安格连橡胶厂项目竣工。
	昆格勒碱厂	2016年1月,中国中信集团完成价值1.1亿美元的乌兹别克斯坦昆格勒碱厂产能扩容项目。
	纳沃伊聚氯乙烯生产	2019年12月,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最大聚氯乙烯生产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工业城市纳沃伊正式投产。
建材领域	水泥生产线	2019年5月,中国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水泥生产线项目奠基,项目投资额为1.5亿美元。
	玻璃制造加工	2018年1月,明源丝路(天津)实业有限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工业区的玻璃制造加工项目一期建成投产。
通信领域	手机生产厂	2013年7月,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工业特区分园“鹏盛工业园”建立的手机生产厂正式投产,该项目是中亚地区第一个智能手机生产项目。
纺织领域	利泰纺织国际园区	2017年7月,中国江苏金昇集团投资建设的利泰纺织国际园区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制作。

中国开展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时要注意其外汇管制政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自2017年9月5日起取消外汇兑换管制政策,允许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兑换外

^①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企在乌开展投资合作注意事项(一)》, <http://uz.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905/20190502864217.shtml>。

汇。2019年8月下旬,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业银行开始向自然人出售外汇现金,苏姆初步实现可自由兑换。^①但在实际操作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外汇的管制仍十分严格,当地银行外汇存款容易、取款难及调汇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②对此,中国企业在投资时应尽量将所获利润转出事项明确写入投资协议中,还可以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交涉或援引其总统令来确保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四,中乌积极开展农业交流和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是传统农业国,因此农业是其基础经济部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5%,农业就业人口占其就业人口总数的27%,农产品出口占其2019年对外出口额的9.8%。^③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六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三大棉花出口国,因此棉花和谷物是其主要农作物。^④中乌同为农业大国,在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合作前景广阔。未来,中乌可以积极促进“一带一路”下的农业交流,相互借鉴发展经验。中国可以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农业机械以提高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企业还可以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合理利用水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中乌可以进一步加强在棉花联合实验室和农业产业园建设,以及水稻种植、淡水养殖和节水灌溉领域的合作。

四、“一带一路”与哈乌发展战略对接的三方面总体思考

“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可以推动哈乌两国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枢纽”,并有助于应对新冠疫情给中国与哈乌经济合作带来的挑战。但与此同时,战略对接还需要引导俄罗斯共同对接中亚沿线枢纽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化解来自俄罗斯的阻力。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32页。

②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居民赴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税收指南》,pdf,第16页。

③ 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zbekistan-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Agricultural Sectors,”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uzbekistan-agricultural-sectors>.

④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市场部、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赴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考察调研报告》,http://www.ccpittex.com/zcqzt/xghd/64942.html。

(一) 推动哈乌两国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枢纽”

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将自己建成连接欧洲和亚洲的转运枢纽。“双西公路”哈萨克斯坦境内线路长2787公里,是联通欧亚大陆重要的一段。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六条国际公路,总长8258公里,承担着欧亚大陆之间过境货物运输的重要任务。^① 目前,中国企业正在承建哈萨克斯坦的“塔尔迪库尔干—卡尔巴套—乌斯季卡缅戈尔斯克”、“卡拉干达—巴尔喀什”和“卡尔巴套—麦卡普沙盖”公路改造项目。^② 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改造和建设项目是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对其道路交通网络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境内主要有四条过境铁路干线,即亚洲大陆桥(中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欧亚大陆桥(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中亚铁路和西部铁路,^③ 其未来的铁路发展可以将重点放在建设东部至阿克套州的铁路网络,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实现中哈两国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共同繁荣。^④ 中哈可以合作将努尔苏丹(阿斯塔纳)、阿拉木图、乌拉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克套等重要城市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枢纽城市。

乌兹别克斯坦的干线公路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邻国公路网相连,但路况欠佳,亟待改造。在铁路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已建有连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跨境铁路,但亟待进行电气化改造。2019年6月12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至2035年运输系统发展战略》,提出至2035年,乌兹别克斯坦在国际层面以成为重要新兴洲际交运走廊为目标,加速融入国际运输领域,建设具有较高竞争力的物流服务中心,为运输服务的发展创造条件。^⑤ 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运输通道的建立,其中,连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铁路建设正处于积极探讨阶段。中国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20年版)》,pdf,第22页。

^②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视察中国企业承建公路项目》,http://kz.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er/201905/20190502867981.shtml。

^③ Tiles Meirzhan《基于GIS的哈萨克斯坦铁路网扩张规律与规划研究》,兰州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6页。

^④ 同上,第45页。

^⑤ 高焰迅《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北方论丛》2021年第1期,第58页。

企业在做好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可以与乌方企业合作建设连接两国的铁路和公路通道,以高效联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吉乌铁路将是联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重要铁路通道。2019年8月,吉乌两国政府首脑在会谈时重点指出了修建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干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乌可以合作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卡尔希和纳沃伊等重要城市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枢纽城市。

(二) 应对新冠疫情给中国与哈乌经济合作带来的挑战

2020年3月,哈乌两国都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2021年2月9日,哈萨克斯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24万5351例,累计死亡病例3185例,病例死亡率为1.3%。^①2020年3~5月,哈萨克斯坦在全国范围实施紧急状态,强化隔离措施。进入2021年,哈萨克斯坦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截至2021年2月9日,乌兹别克斯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万9204例,累计死亡病例621例,病例死亡率为0.8%。^②2020年3~6月,乌兹别克斯坦暂停了同所有国家的跨境客运,并在国内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新冠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

新冠疫情给哈乌两国经济均带来了严峻挑战。受新冠疫情蔓延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多重因素影响,哈乌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经济下行,国家财政紧张,金融市场动荡,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哈萨克斯坦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萎缩2.69%,^③这是自1999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首次出现负增长。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为1.6%,^④这是自1996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的一年。

新冠疫情曾一度冲击了中国与哈乌两国的经贸合作。2020年,中哈双边贸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ealth Emergency Dashboard: Kazakhstan Situation,”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euro/country/kz>.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ealth Emergency Dashboard: Uzbekistan Situation,”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euro/country/uz>.

^③ Statista, “Kazakhstan: Growth Rate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2015 to 2025,”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36121/gross-domestic-product-gdp-growth-rate-in-kazakhstan/>.

^④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年乌GDP同比增长1.6%》, <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34643.shtml>.

易额为 214.47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2.5%,中乌双边贸易额为 66.29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8.1%。^① 新冠疫情导致中国与哈乌之间的人员往来锐减,也延缓了大量“一带一路”交通和物流项目的建设进度。此外,新冠疫情重创哈乌两国经济,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比如,疫情暴发以来,哈萨克斯坦民众的恐华和排华情绪有所上升,曾发生中资企业员工被殴打和企业营地遭围堵等恶性事件,给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和人员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②

中国与哈乌积极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复工复产后继续共建“一带一路”。在中国出现新冠疫情后,哈乌两国及时向中国提供了医疗援助物资。当新冠疫情在哈乌扩散后,中国也积极帮助两国抗疫。2020 年 4 月,中国分别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和联合医疗工作组。复工复产以来,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欧班列得到长足发展。2020 年,过境哈萨克斯坦的集装箱运输量是 87.6 万个标准箱,与 2019 年相比运输量增长 32%,这些增长主要来自中欧班列。^③ 对哈萨克斯坦而言,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对华口岸通关能力,是削弱疫情对其经济影响的重要机遇。乌兹别克斯坦在抗疫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由于中哈边界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拥堵严重,乌兹别克斯坦希望成为中欧班列替代路线的过境国,因此极度重视中吉乌铁路项目,希望积极推进该项目的谈判进度。

(三) 引导俄罗斯共同对接哈乌发展战略需求

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大国中的友好国家。俄罗斯政府对“一带一路”持支持立场,但其国内舆论担心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会挤压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空间,甚至未来会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国家。哈萨克斯坦外交的最优先选择是维系与俄罗斯的关系,其对外关系发展的战略方向是巩固与俄罗斯的经济、防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0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 总值表(美元值)》,<http://cw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515719/index.html>。

^②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编制办公室《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指南:哈萨克斯坦》,<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xghasake.pdf>。

^③ 文龙杰《哈萨克斯坦 2020 年过境货物运输量增长 32% 将提升对华口岸通关能力》,<http://www.chinanews.com/gj/2021/01-13/9385859.shtml>。

御和人文信息空间。^① 2014年10月,哈萨克斯坦通过哈俄21世纪睦邻友好同盟条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对接可能对亚欧大陆产生重大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如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欧亚铁路中已主导一个多世纪,但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亚欧铁路网正在让俄罗斯失去垄断地位。^② 俄罗斯对此必然保持关注。乌兹别克斯坦奉行平衡外交政策,以周边国家和大国为重点。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维持对俄关系,其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联系密切。中国并非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序列国家,而是处于乌兹别克斯坦平衡与俄美关系的位置。

中国与哈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应尽可能照顾俄罗斯的关切,引导俄罗斯共同对接中亚沿线枢纽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中国可以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响应俄罗斯的“大欧亚合作倡议”。而且,中国还可以积极推动俄罗斯参加中吉乌铁路的延伸项目。这也将有助于俄罗斯更便捷地联通中亚和中国,更快捷地通往波斯湾和西亚。2020年9月,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中吉乌已与俄罗斯就俄参与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达成了项高层协议,中吉乌俄四国正在“3+1”框架下积极商讨中吉乌铁路项目。^③

结语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处联通亚欧大陆的“枢纽”位置,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在中亚的沿线枢纽国家。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中哈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三个领域重点开展工作。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行动战略”的对接,中乌可以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农业四个领域开展重点

① [哈]爱柔(Yklassova Aiymgul):《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平衡政策》,《世界知识》2017年第9期,第49页。

② 严双伍、[哈]马尔兰·贝勒格巴耶夫(Marlen Belgibayev):《中国“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对接合作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6期,第39页。

③ “President Jeenbekov Tells how China Will Help Kyrgyzstan,”https://24.kg/english/165764_President_Jeenbekov_tells_how_China_will_help_Kyrgyzstan_____./

合作。“一带一路”与哈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能够推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枢纽”，有助于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与哈乌经济合作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中国应注意化解来自俄罗斯的阻力。如果“一带一路”建设能在哈乌这两个沿线枢纽国家进展顺利，则将对其在中亚其他三国的推进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2020年，新冠疫情给中国与哈乌经济合作带来冲击，延缓了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在哈乌的建设进度。尽管如此，“一带一路”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新冠疫情期间，铁路项目对于哈乌等中亚国家的重要性凸显。在疫情冲击下，中亚各国普遍加强了边境交通管控措施，对各国经济尤其是运输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但铁路货运受到的限制较小，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得到极大凸显。以中欧班列为例，中欧班列在2020年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是2016年开行量的7.3倍。^① 中欧班列承运的货物和防疫物资为稳定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哈萨克斯坦承运近80%的中欧班列集装箱货源，增加中国商品过境运输是其振兴运输业和经济的潜在机遇。乌兹别克斯坦也看到了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加快项目谈判进程，期待将这一铁路线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重要的交通运输走廊。此外，“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也为中亚国家增加了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并给中亚五国带来更广泛的合作，助推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从长远来看，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将有助于哈乌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

^① 安蓓《增长50%！2020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06列》，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19/c_1127001191.htm。

and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cluding build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novat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deas, expand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nsuring stable and long-term maritime cooperation by reducing external risks.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Sino-Arab maritime co-operation,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bout the Authors: Chen Jie is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ng Wei,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 Jie, Wang Wei

48 Reflections on the Dock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Hub Countries along Central Asia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Central Asia depends on the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strategic dock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especially the hub countries.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can be regarded as hub countries. By docking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and Kazakhstan's New Economic Policy named the Bright Road, China and Kazakhstan are expected to carry out intensive cooperation in the three fields of infrastructur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finance. By synergizing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with Uzbekistan's Development Action Strategy, China and Uzbekistan are expected to carry out intens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infrastructure, trade, investment and agriculture.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will not only propel the two countries to become the hubs of the Eurasian connectivity, but also help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COVID-19 Pandemic t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also needed to invite Russia to jointly alig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needs of the hub countries along Central Asia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ub countri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ocking

About the Author: Hao Ku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o Kun

68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on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Role Defini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Abstract: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leads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o a new stage of all-round launch, deep integr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In-